

余中先 译

阿兰·罗伯-格里耶

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

EALS 30

实验艺术丛书

阿兰·罗伯-格里耶

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

徐中先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1

Alain Robbe-Grillet
INSTANTANÉS
POUR UN NOUVEAU ROMAN

©1962, 1963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1 pour la traduction by Les Éditions d'art du Hunan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62、1963 年法文版译出并获授权独家出版中文版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谨致谢意

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火焰开发区 4 片）

责任编辑：李路明 李奇志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4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6-1564-3/J·1478 定价：16.00 元

目录

快照集.....	(1)
三个反射视象.....	(3)
归途	(17)
舞台	(27)
海滩	(35)
在地铁的走廊中	(45)
密室	(59)
为了一种新小说.....	(69)
理论有什么用	(71)
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	(79)
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	(91)
人物.....	(93)
故事.....	(95)
介入	(100)
形式与内容	(108)

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	(115)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	(145)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的谜题和透明 ·····	(147)
泽诺的病态意识 ·····	(156)
梦想者若埃·布斯凯 ·····	(163)
萨缪尔·贝克特或舞台上的在场 ·····	(179)
一种自我创造的小说 ·····	(196)
新小说，新人·····	(203)
今日叙事中的时间与描述·····	(213)
从现实主义到现实·····	(227)
 罗伯-格里耶的秋天（代后记）·····	 (239)
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中文版篇目 ·····	(241)

阿兰·罗伯－格里耶

快照集

三个反射视象

模 特

咖啡壶在桌子上。

这是一张四条腿的圆桌，铺了一块红灰相间格子的漆布，布的底色是一种中间色，一种发黄的白色，以前也许是象牙色的——或者就是白色的。正中央，一块方瓷代替了垫子，它的图案被放在上面的咖啡壶完全遮盖了，至少也被弄得面目难辨。

咖啡壶是褐色的陶釉。它的形状像一个圆球，上部是一个圆柱形的过滤器，带一个蘑菇形的盖。壶嘴呈一种 S 形曲线，底部稍稍有些凸鼓。壶把可以说是一只耳朵的形状，或者不如说像一只耳朵的外缘；但那是一只做得很难看的耳朵，太圆了，又没有耳垂，这样倒有些像一只“瓦罐把手”的样子。壶嘴、壶把和蘑菇状的盖子都是奶油色的。其余一切部分都是清一色的浅褐，闪闪发亮。

桌子上，除了漆布、垫子和咖啡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在右边，窗户前，立着一个人体模特。

桌子后，壁炉的上方挂着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镜子中能看到一半的窗户（右边那一半），在左边（就是说窗户的右边），是带镜子的大衣柜的形象。在大衣柜的镜子中，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窗户，这一回是整扇窗户，而且是正面的（就是说，右面那扇在右，左面的在左）。这样，在壁炉的上方，有三个半边的窗户，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中断，它们依次（从左到右）是：一个正面的左半扇，一个正面的右半扇，一个反面的右半扇。由于大衣柜正好在房间的角上，而且一直前移到了窗户的边缘，窗户的两个右半边只是由大衣柜的一根窄窄的梃子分隔着，它也可能是窗户的中间的木条（左扇窗的右梃子跟右扇窗的左梃子连在一起）。在窗下部的小窗帘的上方，透过这三扇窗，可以看到花园中落了叶的树木。

这样一来，窗户占据了镜子的整个表面，除了最上面的部分，那里，可以看到一片天花板，还有带穿衣镜的大衣柜的上部。

在壁炉上方的镜子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人体模特：一个在第一扇窗即最窄的、靠最左边的窗前，另一个在第三扇（靠最右边的那一扇）前。它们彼此谁也不朝向谁；右边的那一个展露着它的右侧；左边的那一个，稍稍小一点点，展露着它的左侧。但是，第一眼望去，很难

三个反射视象

说得清楚，因为两个形象都以同一方式伸展着肢体，两者似乎都展露着同一侧——也许是左侧。

三个模特排成一排。中间那一个，位于镜子的右边，其腰身连着另外两个的腰身，正好处于跟放在桌子上的咖啡壶的同一方向。

在咖啡壶的圆球部分上，亮亮地映出了窗户的一个扭曲了的映象，一种四条边均呈现为圆弧线的四边形。两扇窗户之间由木头挺子构成的线条，伸向底部时突然加宽，成了相当模糊的一团。那也许仍然是人体模特的影子。

房间很明亮，因为窗户出奇地宽阔，尽管它只有两扇窗子。

一股热咖啡的好闻香味从桌子上的咖啡壶中散出。

模特不在它的位置上：人们习惯上把它放在窗子的角上，不是靠带有穿衣镜的大衣柜的一侧，而是另一侧。大衣柜放在那里是为了方便试衣。

陶釉垫子的图案是一只猫头鹰，两只大眼睛有些吓人。但是，眼下，人们是发现不了的，因为咖啡壶放在那里。

替 补

大学生后退几步，抬头望着最低的那几簇树枝。然后他向前迈了一步，试图抓住一根仿佛就在手边的枝条；他踮起脚尖，尽可能地伸长胳膊，但他还是够不着。经过多次无果的尝试，他看来是放弃了。他放下胳膊，只是继续凝视着树叶中的什么东西。

随后，他又回到树的跟前，站在原先的那个位置上：膝盖微微弯曲，上身向右侧弯，脑袋歪斜在肩膀上。他左手始终拿着公文包。人们看不到他的右手，可能是撑着树干吧，也看不到脸，它几乎贴在离地面大约一米五高的树皮上，似乎在仔细地察看树的某个细部。

孩子又一次停止了他的朗读，但这一次，应该有一个句号，也许还有一个分段，可以相信，他努力地标志出了一段的结束。大学生挺起身，在稍稍更高的地方打量着树皮。

一阵喃喃细语在课堂中传开了。辅导教师回过头来，看到大多数学生眼睛抬得高高的，而不是盯着手中的课本；朗读者本人望着讲台，眼神略略有些疑惑，或者有些害怕。辅导教师严肃地说：

“您怎么不继续读下去，还等什么？”

所有的头都低了下去，一片寂静，孩子又念了起来，用的是同一种脆生生的嗓音，没有细微的变化，稍稍太慢了，这给了所有的词一种相同的价值，使它们成为单一的一连串：

“在晚上，约瑟夫·德·哈根，菲利普的一个副官，前去主教宫作一次礼节性拜访。我们说到过两兄弟……”

街道的另一侧，大学生又在打量着低处的树叶。辅导教师用手掌拍打着书桌：

“我们说到过，逗号，两兄弟……”

他在自己的书上找到那一段，用很夸张的发音念道：

“再来一遍：‘我们说到过，两兄弟已经在那里了，为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能躲在这一不在场证明的挡箭牌后面……’注意您正读着的课文。”

一阵寂静后，孩子重新阅读课文：

“我们说到过，两兄弟已经在那里了，为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能躲在这一不在场证明的挡箭牌后面——事实上很可疑，但在这一情况下，却是他们能做得最好的——而不让他们多疑的表兄……”

刚读到句子的正中间，单调的嗓音戛然而止。其他的

学生，本来已经又抬起头来望着悬吊在墙上的纸玩偶，这时赶紧低头埋在书本里。辅导教师把眼光从窗外收回到朗读者身上，他坐在相反的一侧，靠门的第一排。

“好的，继续念！没有句号。您好像对您在读的课文一点都没弄明白！”

孩子望着老师，而在老师背后的墙上，稍稍靠右的地方，是白纸的玩偶。

“您明白读的是什么呢，明白还是不明白？”

“明白，”孩子说，嗓音中透着不自信。

“明白，先生，”辅导教师纠正他说。

“明白，先生，”孩子重复道。

辅导教师看了看手中的课文，问道：

“您认为，‘不在场证明’是什么意思呢？”

孩子望着用纸剪出来的偶人，接着，望着他右前方空荡荡的墙壁，接着，望着他课桌上的书本；再接着，又望着墙壁，大约有一分钟之久。

“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先生，”孩子说。

辅导教师缓缓地扫视了一遍课堂。靠后窗户的一个学生举起手来。老师向他伸出一根手指头，那男孩从凳子上站起来：

“这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不在那里，先生。”

“请明确一下，您说的是谁？”

“那两兄弟，先生。”

“他们想让别人认为他们在什么地方?”

“在城里，先生，在主教那里。”

“而实际上他们在哪里?”

孩子思索了一番后回答说：

“但他们确实是在那里，先生，只不过他们打算到别处去，并让其他人相信他们依然还在那里。”

深夜里，脸藏在黑黑的面具后，身裹着硕大的斗篷，两兄弟从一条绳梯上滑下，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里。

辅导教师连连点了几下头，斜向一侧，仿佛同意了一半。几秒种后，他说：“好。”

“现在，您来给还没有明白的同学简述一个整个段落。”

孩子望着窗子那边。随后，他的眼光落在书上，很快又落到讲台的方向：

“该从哪里开始呢，先生?”

“从这一章的开头开始。”

孩子没有坐下，把书翻过好几页，短暂的沉默之后，开始叙述起了菲利普·德·科堡的阴谋。尽管有些迟迟疑疑，磕磕巴巴，他还是以大致通顺的方式完成了叙述。不过，他过多地纠缠在次要情节上，而相反，只是稍微提及了一下，或者根本没有说到某些头等重要的事件。

此外，由于他更自觉地强调了那些情节，而不是情节的政治原因，一个不知详情的人听了后，恐怕就很难弄清这些事件的历史原因，弄清楚被如此描述的、跟不同的人

物有关的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辅导教师的目光不知不觉地沿着几个窗户游荡。大学生重又回到了最低的树枝下；他把公文包放在树根前，高伸着一条胳膊，原地起跳向上够。看到他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他又停住不动了，凝望着够不着的树叶。菲利普·德·科堡和他的雇佣军在内卡河畔宿营。小学生们看来不再跟着读课文，全都抬起了头，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纸玩偶。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脚，只有被粗鲁地切断的四肢，以及一个圆圆的过于粗大的脑袋，脑袋上穿着吊线。再高十厘米的地方，这一条吊线的一端，可以看到一小团被嚼烂了的吸墨水纸，它粘住了玩偶。

但是，叙述者迷失在了完全无意义的细节中，老师最终打断了他：

“好的，”他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请坐下，从这一页的最上头开始，再读一遍：‘但是，菲利普和他的拥戴者……’”

全班同学都俯身在课桌上，新的朗读者开始读起来，噪音跟他的同学一样呆板，尽管他有意识地注意着逗号和句号：

“但是，菲利普和他的拥戴者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假如绝大多数的国会成员——或者甚至仅仅只有大贵族们——都这样拒绝已授予给他和给他们的特权，作为对他们起义中所给予大公的微薄支持的回报，那么，他们在未来将不能，无论是他们，还是他，都不能要求对任何新的